

吉姆和喇嘛

Kim (Kimball O'Hara) is the orphaned son of an Irish soldier and a poor white mother who have both died in poverty. Living a vagabond existence in India under British rule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Kim earns his living by begging and running small errands on the streets of Lahore. He occasionally works for Mahbub Ali, a Pathan horse trader who is one of the native operatives of the British secret service. Kim is so immersed in the local culture, few realise he is a white child, though he carries a packet of documents which his father entrusted to him by an Indian woman who cared for him.

Kim befriends an aged Tibetan Lama who is on a quest to free himself from the Wheel of Things by finding the legendary 'River of the Arrow'. Kim becomes his chela, or disciple, and accompanies him on his journey. On the way, Kim incidentally learns about the Great Game and is recruited by a British officer to carry a message to the British commander in Umballa. Kim's trip with the Lama along the Grand Trunk Road is the first great adventure in the novel.

By chance, Kim's father's regimental chaplain identifies him by his Masonic certificate, which he wears around his neck, and Kim is forcibly separated from the Lama. The Lama insists that Kim should comply with the chaplain's plan because he believes it is in Kim's best interests, and the boy is sent to a top English school in Lucknow. The Lama funds Kim's education. Throughout his years at school, Kim remains in contact with this Holy Man he has come to love. Kim also retains contact with his secret service connections and is trained in espionage while on vacation from school by Lurgan Sahib, at his jewellery shop in Simla. As part of his training, Kim looks at a tray full of mixed objects and notes which have been added or taken away, a pastime still called Kim's Game, also called the Jewel Game.

After three years of schooling, Kim is given a government appointment so that he can begin his role in the Great Game. Before this appointment begins however, he is granted time to take a much-deserved break. Kim rejoins the Lama and at the behest of Kim's superior, Hurree Chunder Mookherjee, they make a trip to the Himalayas. Here the espionage and spiritual threads of the story collide, with the Lama unwittingly falling into conflict with Russian intelligence agents. Kim obtains maps, papers, and other important items from the Russians working to undermine British control of the region. Mookherjee befriends the Russians under cover, acting as a guide and ensures that they do not recover the lost items. Kim, aided by some porters and villagers, helps to rescue the Lama.

The Lama realizes that he has gone astray. His search for the 'River of the Arrow' should be taking place in the plains, not in the mountains, and he orders the porters to take them back. Here Kim and the Lama are nursed back to health after their arduous journey. Kim delivers the Russian documents to Hurree, and a concerned Mahbub Ali comes to check on Kim. The Lama finds his river and achieves Enlightenment. The reader is left to decide whether Kim will henceforth follow the prideful road of the Great Game, the spiritual way of Tibetan Buddhism, or a combination of the two. Kim himself has this to say: "I am not a Sahib. I am thy chela."

【英】吉卜林 著 耿晓谕 张伟红 译

吉姆和喇嘛



【英】吉卜林 著
耿晓渝 张伟红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吉姆和喇嘛/(英)吉卜林著;耿晓谕,张伟红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6

ISBN 978-7-5321-4061-9

I. ①吉… II. ①吉…②耿…③张…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02429 号

责任编辑:曹元勇

特约编辑:继 军

封面设计:王 慧

吉姆和喇嘛

(英)吉卜林著

耿晓谕 张伟红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苏州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625 插页 2 字数 245,000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061-9/I · 3133 定价:27.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12-66063782

第一章

尔等循羊肠小道

藉托菲特之火前往最后的审判者

当异教徒对镰仓大佛祷告时

还请保持温和

他把市政府的禁令当作耳旁风,悠然地骑在赞赞玛大炮上。铸于砖台之上的这尊大炮正对着古老的阿杰布-格尔——拉合尔博物馆,当地人叫它奇异屋。谁拥有了赞赞玛这条“喷火龙”,谁便拥有了旁遮普,这个绿青铜色的物件总是征服者的第一个战利品。

吉姆这样做自有他的道理——他刚刚把迪那那的儿子从炮耳上踢下去,因为是英国人控制着旁遮普,而吉姆正是英国人。尽管由于太阳的曝晒,他的皮肤像当地人一样黑;尽管他更喜欢说土语,说起母语来却磕磕绊绊;尽管他与那些常在市井玩耍的小男孩们完全平等相处,但吉姆毕竟是白人,是最穷的白人中的一员。照看吉姆的那个混血女人(她在出租马车集散的广场旁开了家经营二手家具的商店做幌子,以掩饰她吸食鸦片的真相)告诉传教士们说,她是吉姆的

姨妈。吉姆的妈妈曾在一个上校家里做育婴保姆,后来嫁给了爱尔兰小牛团的年轻的掌旗军士吉姆波尔·奥哈拉。奥哈拉后来在新德至旁遮普和德里的铁路线上工作,所以当他的那个团回归故乡时,他并没有跟着回去。吉姆的妈妈在费罗兹普尔地区死于霍乱之后,奥哈拉开始酗酒,带着他那目光锐利的三岁的儿子在铁路线上游荡。一些社团和牧师很为那孩子担心,想抓住奥哈拉,但他总能逃脱。后来他便遇到了那个抽鸦片的女人,并且染上了她的恶习,最终像所有贫困的白人一样死在印度。他留下的遗产仅仅是三张纸,一张他称之为“不可转让”,因为这几个字就写在他的签名下面,另一张是他自己的退伍证书,第三张是吉姆的出生证明。他以前常常说——尤其在他沉醉于吸食鸦片的时候,说这几样东西最终会成就小吉姆波尔,所以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它们和吉姆分开。他说这几张纸拥有巨大的魔力,这种魔力是博物馆后面那座蓝白两色的大屋子贾都-格尔里的人才有的——当地人称麦逊共济会的屋子为魔屋。他说这一切最终会得以证明。人们会在象征美与力量的巨柱之间欢迎吉姆,率领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的上校会亲自照顾吉姆——理应比他的父亲过得更好的小吉姆。信奉绿地红牛的九百个顶呱呱的家伙会照料吉姆,只要他们还没有忘记奥哈拉,在费罗兹普尔铁路线上做领班的可怜的奥哈拉。说完这些,他便卧在阳台那张破椅子上痛苦地抽泣。他去世后,那女人便把几张纸缝在一个护身符里,挂在吉姆的脖子上。

“总有一天,”她还模糊地记得奥阿拉的预言,“会来一头健壮的绿地红牛,骑着高头大马的上校,还有——”她下意识地说了英语,“九百个精灵。”

“啊,”吉姆说,“我记着呢。一头红牛和骑马的上校会来,但我父亲说,首先会来两个人为这些事做准备。我父亲说,他们都是这么

做的。人们施展魔法的时候也是这么做。”

如果这女人把吉姆连同那几张纸送到当地的贾都-格尔,那么吉姆一定会被接到省收容站,然后再被送到位于山区的共济会孤儿院。但是她并不相信那些共济会员。吉姆也有自己的主意。当他到了行事鲁莽的年龄,他便已经学会了如何避开传教士以及那些表情严肃的白人,这些人见到他总问他是谁,做过什么等等。因为吉姆的确没有做过什么值得称道的事。吉姆对有着高大城墙的拉合尔城非常熟悉,尤其是从德里门到护城河;他与那些生活怪异得连伟大的哈里发哈伦·拉西德都想不到的人关系密切,而他自己的生活也像《天方夜谭》里描述的一样充满了野性。只是传教士们和那些慈善团体的老爷们体味不到这种生活的妙趣。他身边的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世人之友”。他身体轻巧,不引人注目,所以他常常在夜深人静时在拥挤的房顶上帮一些穿着入时的时髦的年轻人做事。当然,他知道这是不正当的事,他知道得很多,他打会说话起便已知晓了世间所有的罪恶——他喜欢的只是这游戏本身——偷偷摸摸地翻沟渠、越小巷,顺着水管往房上爬,偷窥平坦房顶上的女人,偷听她们说话,在闷热漆黑的夜晚从一个房顶仓促地奔到另一个房顶。还有那些圣者,那些满身是灰的托钵僧们,他们通常待在河边树下的圣坛边。吉姆与这些人也很熟识。他们在他们乞讨回来时迎接他们,而且,如果没有旁人在场的话,他也会吃他们碗里的食物。那个照看他的女人,眼里噙着泪水,坚持要他像欧洲人一样着装,穿长裤和衬衫,外加一顶破帽子。吉姆倒是觉得,在办某些事情时,还是穿印度教徒或回教徒的衣服更方便些。有一个时髦的年轻男子——他在地震之夜被人发现死在一口井里,曾经给他一套印度教徒的服装,是那种低种姓的街头男孩穿的衣服。吉姆把它藏在旁遮普高等法院附近的尼拉巴恩木料场里,那些芳香的

雪松经由拉里河运来,在这里晾干。轮到有事可做或者嬉闹时,吉姆便穿上这套衣服,比如跟在结婚的队伍后面叫嚷,或者在印度教节日里大呼小叫,直到第二天黎明时分才精疲力竭地返回。有时家里有吃的东西,但更多的时候是没有,这时吉姆便去找他当地的朋友,跟他们一起吃。

此刻,吉姆脚后跟磕着赞赞玛大炮,正与小科塔拉尔和糖果店老板的儿子阿卜杜拉玩城堡大王的游戏。他们冲在博物馆门口看管鞋子的警察骂脏话。那个大块头的旁遮普人也不生气,咧嘴笑笑。他认识吉姆已经很久了。那个用羊皮袋往路面洒水的人,还有整天弯着腰做包装箱的博物馆的木匠贾瓦尔·辛格,他们都认识吉姆。目之所及的人们,没有不认识吉姆的。当然,除了那些匆匆忙忙来奇异屋观看本省及外地工艺品的农民。博物馆收藏有印度的艺术品和手工艺品,任何人都可以要求馆长给他解释。

“下来,下来!让我上去!”阿卜杜拉边喊边爬上赞赞玛的轮子。

“你爸是糕点工,你妈偷酥油。”吉姆唱道,“所有的穆斯林很早以前就从赞赞玛上掉下去了。”

“让我上去!”小科塔拉尔戴着有镀金和刺绣的帽子,失声尖叫。他的父亲有五十万英镑的资产,但印度是世界上唯一民主之地。

“印度人也从赞赞玛上掉下去了,穆斯林把他们推下去的。你爸是糕点工——”

他停下了。从拐角那儿,从喧嚣的集贸市场的方向,走来一个人。吉姆自认为能认出印度所有种姓的人,但这个人的打扮他却从未见过。他大约六英尺高,像马毡一样的脏衣服堆满了皱褶,吉姆无论怎样也无法从这衣服上看出他的职业。他的腰带上挂着一只铁质的透雕笔盒,项上戴着一串圣者常戴的木念珠,头上戴一顶硕大的圆

扁帽。他的脸是黄色的，布满了皱纹，就像市场里的中国鞋匠福生。他的眼角上挑，像玛瑙的细纹。

“他是谁？”吉姆对伙伴们说。

“也许个人。”阿卜杜拉说，他的手指含在嘴里，眼睛盯着那个人。

“那当然，”吉姆回答说，“但他绝对不是印度人。”

“也许是瑜伽信徒，”科塔拉尔看着那串念珠说，“瞧，他朝奇异屋去了！”

“不懂，不懂，”看门的警察晃着脑袋说，“我听不懂你的话。”警察用旁遮普话喊道：“世人之友，他在说什么？”

“让他过来，”吉姆回答说。他摆动着两只光脚丫，从赞赞玛上跳了下来。“他是个外国人，你这头水牛。”

那人无助地转过身，朝孩子们走去。他已经上了岁数，身上羊毛装依然散发着手隘口的艾草的难闻气息。

“孩子们，这所大房子是什么？”他用流利的乌尔都语问道。

“阿杰布-格尔，奇异屋！”吉姆没有给他称谓，因为他猜不出他的教派。

“啊，奇异屋！谁都可以进去吗？”

“门上写着呢，谁都可以进。”

“不用付钱？”

“我进进出出，我可不是银行家。”吉姆大笑着说。

“啊，我老了，这些事都不懂了。”然后，他一边掐着念珠，一边朝博物馆半转过身去。

“你是什么种姓？你家在哪儿？你从很远的地方来吗？”吉姆问道。

“我从库鲁来——比凯拉斯还要远的地方——你们不会知道的。我从山里来——”他叹了口气——“那里的空气又清新又凉爽。”

“啊，是凯太人！”阿卜杜拉得意地说。他曾在福生的店里往供在靴子上方的神像吐口水被福生赶出来。

“是帕哈里（山民）。”小科塔拉尔说。

“对了，孩子，是你永远也看不到那些山里的人。听说过波提亚尔（西藏）吗？我不是凯太人，我是波提亚人（西藏人）。我是个喇嘛，用你们的话说就是古鲁。”

“西藏的古鲁，”吉姆说，“我以前从未见过。那么，他们是西藏的印度人吗？”

“我们是中道信徒，安安静静地生活在寺院里。我想在有生之年看看四大圣地。你们这些孩子，知道的已经和我一样多了。”他朝孩子们慈祥地微笑着。

“你吃了吗？”

他在胸前摸索了一阵，掏出一只破旧的木碗。孩子们点点头，他们认识的僧人都乞食。

“我现在还不饿。”他转过头，就像阳光下的一只老乌龟。“拉合尔的奇异屋里真的有很多神像吗？”就像人们要确定一个地址一样，他又重复了一遍问道。

“是真的，”阿卜杜拉说，“那里有很多异教神像。你也是个偶像崇拜者？”

“别理他，”吉姆说，“那是政府的房子，里面没有偶像崇拜，只有一个白胡子的先生。跟我来吧，我带你去看看。”

“外地和尚吃小孩。”科塔拉尔低声道。

“他是陌生人，还是个偶像崇拜者。”伊斯兰教徒阿卜杜拉说。

吉姆哈哈笑起来。“他对这里不熟悉。回去找你妈妈吧,那里安全。”

老人跟着吉姆通过自动记录旋转栅门进入博物馆。刚刚进去,他就惊得呆住了。门厅里立着几尊巨大的希腊风格的佛像,专家们知道那是多久以前的东西,是那些已经被人遗忘的技法娴熟的匠人凭借他们神秘的希腊式的感触创造出来的。还有数百件雕带、浮雕,以及刻满了人物雕像的石板,这些曾经是北部地区佛塔和寺院的砖墙上的装饰品,如今被挖出来贴上标签,成了这座博物馆的宝贝。喇嘛看得目瞪口呆,在里面转来转去,最后出神地停在一尊描绘佛陀的加冕礼或佛陀成圣的巨大浮雕面前。佛陀端坐在莲花上,花瓣刻得很深,非常醒目。拜在佛陀周围的是国王、长者和一些资深的佛。被莲花覆盖的水中有鱼和水鸟。在佛陀的上方,两个长着蝴蝶翅膀的天神手持花环。在他们的上方,另有两个天神撑着一把伞盖,盖顶是佛陀的宝石头饰。

“释尊! 释尊! 这是释迦牟尼的真身。”喇嘛几乎呜咽着说道。然后便低声颂祷:

我佛道法有别,
昔日母之至爱,
今为阿难陀之主。

“他在这里,美妙之法也在这里。我的朝圣之旅开了个好头。太好了! 太好了!”

“先生在那边,”吉姆说。他躲闪着装满艺术品和手工艺品的箱

子。一个白胡子英国人正看着喇嘛，喇嘛庄重地转过身，向他打招呼。他在身上摸索了一阵，取出一个笔记本和一片纸。

“这是我的名字。”他朝纸片上笨拙的孩子气的字体微笑着。

“是龙丘寺的住持给我的，他去过好几处圣地。”喇嘛结结巴巴地说，“他给我说的这些。”他纤瘦的手颤颤巍巍地指指点点。

“欢迎您，西藏来的喇嘛。这些是雕像。我在这儿——”他朝喇嘛看了一眼，“是学知识的。到我的办公室小坐一会儿吧。”老人激动得不住地颤抖。

办公室只是一个与藏品隔开的木质斗室。吉姆躺下来，伸开四肢，耳朵贴着雪松木门上一道晒裂开的缝隙，本能地听着看着。

大部分谈话内容他都听不懂。起初，喇嘛说话有些迟疑，他向馆长说起他所在的寺院肃真寺，在彩岩山的对面，距此地四个月的路程。馆长取出一部满是图片的大书，找到了喇嘛所说的这个寺院。寺院位于悬崖峭壁之上，俯视着多彩石层的大峡谷。

“对，对！”喇嘛戴上中国造的角质架眼镜。“这扇小门是我们为准备过冬搬运木柴出入的门。怎么——你们英国人也知道这些？龙丘寺的住持给我讲过，可我不相信。释尊在这里也受尊重吗？你们了解他的生平事迹吗？”

“都在石头上刻着呢。你若不累的话，来看看吧。”

喇嘛步履蹒跚地走向大厅，馆长走在他身旁。他怀着信徒的虔诚与匠人的欣赏本能，浏览着馆中的藏品。

他在模糊的石头上辨识出一个又一个美妙的故事，不时地被陌生的希腊习俗困扰，但又像孩子般为每一个新发现而欢呼。当前后连接不上时，比如天使报喜一节，馆长便用图书加以补充，他从一大堆书——法文书和德文书中查找资料，这些书中附有照片和复制品。

这是虔诚的阿私陀,就像是基督教故事中的西蒙,把圣婴放在他的膝盖上,孩子的母亲和父亲在一旁谛听;这是释尊的堂兄提婆达多的故事;这是坏女人责备释尊不洁的场景,周围的人都糊涂了;这是在猎鹿苑讲道;这是让拜火教徒吃惊的圣迹;这是身为王子时的释尊;这是释尊奇迹般的降生;这是在拘尸那迦涅槃,一个虚弱的门徒昏了过去;在菩提树下冥思的场景数不胜数;对释尊之钵盂的崇拜也比比皆是。在这不长的一段时间之后,馆长明白了,站在他面前的这位托钵僧不只是会掐念珠,他还是个博学的人。于是他们从头再来。喇嘛吸了吸鼻烟,擦擦眼镜,用乌尔都语混合着藏语飞快地说起来。他听说过两个来印度朝圣的中国人浮顺和玄奘,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关于他们的经历的译文。他在翻阅比尔和斯坦尼斯拉斯·朱利安的著述时屏气凝神。“都在这儿了,真是至宝啊。”然后又恭恭敬敬地听馆长把一些片段匆匆译为乌尔都语。他第一次了解了欧洲学者的贡献,他们借此及另外一百部文献,确定了佛教的一些圣地。馆长取出一张硕大的地图,上面用黄色标出了那些圣地。喇嘛褐色的手指随着馆长的铅笔从一处移到另一处。这是迦毗罗卫,这是中王国,这是佛教徒的麦加——摩诃菩提寺,这是圣者的涅槃之地拘尸那迦。老人俯下身,静静地看了一会儿。馆长又点燃一袋烟。吉姆已经睡着了。他醒来的时候,谈话还在继续,他已经能听懂好多了。

“就是这样,我要探寻智慧之泉。我决定去佛祖足迹所及的各处圣地——他的出生地,甚至迦毗罗;然后去菩提迦耶的摩诃菩提寺,去他修行的寺院,去猎鹿苑,去他的涅槃之地。”

喇嘛压低声音说:“我孤身一人来此,有5——7——18——40年了。我深知人们已经不再遵从以前的戒律。你知道,人们现在想的全是魔界、魔法和偶像崇拜。甚至连外面的孩子也这么说。对,甚至

孩子们也在讲偶像崇拜。”

“所有的信仰都是如此。”

“你是这么想吗？我在寺院里读的书已经过时了。我们革新派的仪式只能使自己受累，在那些老眼光看来也毫无价值。即使是佛陀的追随者也相互攻击。全是幻觉。对，虚幻，幻觉。但是，我还是有一个愿望——”他的堆满皱纹的黄色的脸距离馆长的脸不到三英寸。“你们这些学者，凭着这些书，追踪佛祖足迹所及之处。但还有些事迹没有被发现。我一无所知——才疏学浅——但我决意踏进坦荡之途以摆脱轮回。”他心满意足地微微一笑，“作为圣地的朝拜者，我具有了德行。但不止这些。听我说一件真事。仁慈的佛祖在少年时曾被安排婚事。在他父亲的宫廷上，有人提出他还太年轻，不适合结婚。这事你知道吗？”

馆长点点头，心里想着喇嘛下面要说什么。

“于是所有在场者进行了测试力量的三项比赛。在射箭时，佛祖把弓拉断了。有人给他拿来了一张从没有人能拉开的弓。这个你知道吗？”

“书上写着呢。我读过。”

“佛祖射出的箭飞越了所有的靶子，飞出了人们的视线。它终于落下了。而就在那个地方，立刻出现了一条小溪。紧接着，小溪变成了河流。承佛祖的恩惠及其摆脱轮回之前所具有的德行，任何一个在这河流里洗浴的人都可洗去污渍，荡涤罪责。”

“书上写着呢，”馆长一脸茫然地说。

喇嘛长舒了一口气。“那条河在哪里？智慧之泉啊，那支箭落在了哪儿？”

“哎呀，老兄，我不知道啊。”馆长说道。

“不,除非你想有意把它忘掉——这是唯一你没有告诉我的事。你确实是知道吧?你瞧,我是个老人,我如此恭敬地向你请教。哦,智慧之泉啊。我们知道他抽出了箭,我们知道那箭落下了,我们知道涌出一条小溪。那么,河流在哪儿呢?我的梦告诉我去找到它。于是我来了,我到了这里。可那条河流在哪儿?”

“如果我知道的话,你以为我还会如此缄默吗?”

“找到它便可以摆脱轮回,”喇嘛没有理会馆长的话,继续说道,“那条箭河!再想想!一条小溪,也许——已经干枯了?可是佛祖绝不会这样欺骗一个老人啊。”

“我不晓得,我不晓得。”

喇嘛再次将他布满皱纹的脸靠近那英国人,两者相距只有一只手的距离。“我知道你不晓得。你身心不在大法,这事你自然不得而知。”

“对——不得而知——不得而知。”

“老兄,你和我,我们都身不由己。但是我——”他站起身,将软而厚的僧袍一抖,“决意摆脱束缚。你也来吧!”

“我身不由己,”馆长说,“可你要去哪儿呢?”

“先去凯什(贝那瑞斯)。别处还能去哪儿?我要去那城里的一个耆那教寺院,见一位虔诚的信徒。他也在秘密寻找箭河,也许我能从他那里了解些情况。或许他会和我一起去看菩提迦耶。从那里往北再往西去迦毗罗卫。我要去那儿寻找那条河。不,我要去各个地方寻找,因为没有人知道箭落在什么地方。”

“你怎么去呢?去德里的路很远,去贝那瑞斯更远。”

“我步行,还可以乘火车。我离开大山后,在帕坦科特乘坐火车。火车真快啊。车道旁边的高高的柱子连着无穷无尽的线,看得我眼

花缭乱。”他描述着电话杆随火车的奔驰迅速移动的情景。“可是后来我被挤得难受,想走一走,我习惯了走路。”

“你怎么知道路呢?”馆长问道。

“只需问一问,付些钱就行了。收了钱,人们自然会告诉我该怎么走。这些是我在寺院里从确切的报告里了解到的。”喇嘛得意地说。

“你什么时候动身?”想到今天的印度社会中,既有现代的进步,又有古老的虔诚,馆长不禁微笑起来。

“尽快吧。我要循着佛祖的足迹,直到找到箭河。另外,我还有一张南下的火车时刻表。”

“吃饭怎么办呢?”通常喇嘛会随身携带很多钱,馆长想证实一下。

“路上,我用钵。佛祖都这么做过,所以我要放弃寺院里的安逸生活。还有,我出山的时候,带着位徒弟,他按规矩为我化缘。但在库鲁逗留的时候,他染上热病死了。如今我没有徒弟了。我要自己乞食,还可以让那些行善的人积德。”他坚定地点点头。寺院里有学问的大师是不行乞的,但这位喇嘛却充满了热情。

“那好吧,”馆长微笑着说,“让我现在就积些德吧。你我都是行家。我这儿有一个英国出的白纸本,这是两三根削好的铅笔,有粗有细,都很好用。把你的眼镜借我戴戴。”

馆长戴上喇嘛的眼镜,上面有严重的划痕,但清晰度跟他的不差上下。他把自己的眼镜塞给喇嘛,说:“试试这个。”

“一根毛!脸上的一根毛。”老人快活地转过头,皱皱鼻子。“感觉真好啊,能看那么清楚!”

“是水晶的,所以永远不会有划痕。现在它是你的了,希望它能

帮你寻找箭河。”

“眼镜我收下了，还有本子和铅笔。”喇嘛说，“作为我们僧人之间友情的标志，现在——”他在腰带上摸索着，解开铁钩，把东西放在馆长的办公桌上。“用它来做纪念吧。这是我的笔盒，是个老古董了，甚至跟我的年龄一样大。”

笔盒是中国造的，旧时的款式。这种铁如今已经不生产了。从第一眼看到它，馆长的那颗收藏家的心就收不回来了。不论怎样劝说，喇嘛执意将它留下。

“等我找到那条河回来时，我会给你一幅佛祖降生的写画，就像我以前在寺院里在丝绸上做的一样。是的，还有轮回图。”他笑了笑说，“你我，我们都是行家啊。”

馆长想挽留他，因为他们是这世上极少数还掌握传统佛画技法秘密的人，这种画一半是写出来，一半是画出来的。但是喇嘛已经昂首阔步而去，他在刻画正处于冥思中的菩萨的一尊巨大的雕像面前停留片刻，便通过旋转栅门出去了。

吉姆像影子一样跟了上去。他听到的话令他非常激动。他的生活中还从未出现过这样一个人，他决心更深入地研究他，就像他用心研究拉合尔城的一栋新的建筑和陌生的节日一样。这个喇嘛是他的一大发现，他要占为己有。吉姆的妈妈也是有好好奇心的爱尔兰人。

老人在赞赞玛炮台边停下，环顾四周，最后目光落在吉姆身上。朝圣的激情一时离他而去，他感到老迈，孤立无助，内心空虚。

“别坐在炮台下面。”那个警察傲慢地说。

“嘿，猫头鹰！”吉姆替喇嘛回敬道，“如果你想坐这儿就过来坐好了。旦农，你什么时候偷了那个卖牛奶的女人的拖鞋？”

这纯粹是一时心血来潮、信口而编的指控，但却让旦农沉默了。

旦农知道,如果有必要的话,吉姆只需大声喊一嗓子,就会招来一大群野孩子。

“你在里面拜谁呢?”吉姆友善地问。他在喇嘛身旁炮台的阴影里蹲下来。

“孩子,我谁也没拜。我拜无上的大法。”

吉姆平静地接受了这个新神。他知道的神已经有好几十个了。

“你接下来干什么?”

“乞食。我想起来上顿饭吃完到现在已经很长时间了。这个城里请人施舍是什么习俗?是像我们西藏一样默不作声呢,还是大声说出来?”

“默默行乞就得默默挨饿。”吉姆引用当地的一句谚语说。喇嘛想站起身,但因为乏力又坐了回去。他哀叹着在远方库鲁死亡的弟子。吉姆侧着头,饶有兴致地端详着喇嘛。

“把钵给我。我认识这城里的人,他们都是善人。给我吧,我会给你装满带回来的。”

老人像个孩子一样把钵递给他。

“你休息一下。我认识他们。”

他小跑着朝一个开放的店铺而去。这是一个低种姓菜贩开的,位于集贸市场南端的有轨电车线路的对面。她和吉姆是老相识了。

“哟,你拿着乞钵,成了瑜伽修行者啦?”她高声道。

“才不是呢。”吉姆骄傲地说,“城里来了一位新修士,是我从未见过的人。”

“老修士——小老虎,”那女人恨恨地说,“我对新修士厌烦透了。他们像苍蝇一样盯着我们的铺子。难道孩子他爸就那么和善,谁要就给谁?”